吳中金石新編

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二

明 陳暐 編

官宇 倉驛附

顧治堂記 王軏

余以顧治扁堂之明日有客來訪而問曰聖天子授公以保釐之任而有便宜從事之璽書凡撫內善良者公得而扶持之强禦者公得而禁遏之賢才有益於國家者公得而薦引之奸貪有害於政事者公得而斥逐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田野未闢公得而闢之學校未興公得而興之賦役有
未均詞訟有未息公得而均之息之以至周窮卹困伸
寃理枉皆公分内事也今皆舉而行之亦可以言治矣
而猶以願治名其堂何歟余曰善良者固多矣余豈能
盡扶持之强禦者亦衆矣余豈盡能禁遏之賢才當舉
而或不能盡知奸貪當逐而或不能盡察田野當闢而
或流亡之未復學校當興而或教養之無方里書作弊
賦役如之何得盡均教化不行詞訟如之何得盡息縱

使盡扶持之盡禁遏之盡知之盡察之盡闢之盡興之盡均之而盡息之苟有一民之失所一事之不理亦不得謂之治治豈易能哉非但才之罪其勢然也余以非才受厥命食厥祿豈敢怠厥事是以夙夜孜孜願治焉而未之能也願而未能其可忘乎故以願治二字揭諸堂欲其常目見之而求所以治之也客唯唯而退遂書之以為記

觀風題名記

徐有貞

惟皇明有天下當高帝肇大一統之初定鼎金陵以蘇松常鎮爲京輔郡如漢扶風馮翊之於長安也其地大人衆事力之彊控制江海屏翼天室而財賦所出國用所資最天下視扶風馮翊爲加重以是天子之命御史出廷巡按以察吏治而觀民風於斯四郡常加之意焉廼成化三年監察御史古滄張海朝宗實來以斯四郡皆京輔而蘇爲會府凡國初以來歷政交承舊章成案之籍於是乎在顧玆察院規制雖備而題名之典猶闕

乃於治事之餘考求前政得五十有七人列其姓名而刻之石命之曰觀風題名將待後政者繼而題焉以貽垂於世來請記予謂觀風者御史出巡之一事爾若舉其所職豈止是哉蓋其官天子耳目之官也自成周始建秦漢以下代因之而於其制有所崇益分三院綜五曹監列郡司六察斯已重矣至我朝乃合歷代之制而一之故其官視歷代為加重入則廣天子之聰明於內辨正邪別淑慝公是非使朝無倖位國無冤人奸究無

所投其隙而四門有穆穆之風焉出則廣天子之聰明於外究利病審枉直慎舉措使吏無廋弊民無隱情遞墨無所容其間而四方有平平之化焉是其所職若耳之職聽清濁之不淆而雅鄭有可察也若目之職視白黑之不混而妍媸有可察也苟為不然則不職矣夫四體有不職在耳目以察之耳目而可以不職乎哉百司有不職在御史以察之御史而可以不職乎哉彼聰有不及則聾明有不及則瞽聾瞽為其有所蔽也蔽之由

人且不可矧可自蔽耶聰明蔽於上而事物亂於下君德將焉正國是將焉定官邪將焉儆民隱將焉達耶是故天子之於御史任之常重而御史之自任亦重其所以重者蓋歷代然矣豈惟我朝而我朝為加重於天下然矣豈惟京輔而京輔為加重誠以首善之地其近於天子譬猶在乎耳輪之內目睫之間也承乎德音而被乎德輝實有加於天下視聽所及固所當先而可後哉朝宗之賢其有志於斯也必矣故於斯舉蓋將即前政

之職否為後政之勸懲孰其稱職而可師孰其不職而可鄙必有辨之者在然則題名之記豈惟表章風憲為觀美於一時而已萬世之下於我朝制度尚亦有所考焉

來鶴樓記

魏驥

今工部尚書廬陵周公為左侍郎時巡撫浙西諸郡按部至姑蘇寓於宋大儒魏文靖公了翁之鶴山書院正統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集郡縣官僚民庶授以約束忽雙鶴自南而來翔集於庭衆環視喜愕咸相慶

曰鶴乃尚書所服之制公必自此而升歟又曰鶴乃仙禽能調息引年其為公長壽之徵歟衆方議未定而郡守古婺朱公知是日乃公初度之辰遂躍然而喜曰斯鶴之來不來於曠地而來於衆目所視之庭不來於他日而來於公慶誕之辰是為公之瑞無疑斯不可以不紀乃首捐已俸為倡率僚屬於鶴所止之地萃材鳩工剏樓三楹既落成大書來鶴二字以顏之且因郡人翰林檢討王君具顛末索予記予惟瑞不徒瑞必因人而

瑞公發身賢科爲翰林庶吉士蒙太宗文皇帝選拔二十八人之列績學文淵閣才器大成遂膺擢任踐揚中外屢有成績頃以浙西水患民食官賦皆有不足武斷鄉曲者由之而起郡守縣令咸莫能制公膺簡命廵撫其地宣布教條民翕然從令而所謂民食官賦皆不勞而給足强梁跋扈皆不治而銷靡數郡之内人和神悦莫不感戴以爲朝廷任用得人所致也昔人有孝友于其一家者其園林尚有烏不擇子而哺不爭巢而棲之

應況公之德化洽于數郡然則鶴之來庭豈偶然哉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言誠之感于下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言誠之格于上也今公之廵撫東南也夙夜惓惓專以愛民澤物為心其誠之感于下者從可知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誠之格于上者又可見焉斯鶴之來其為公之所感召也必矣公今位躋六卿康寧無恙壽福之來未有涯涘誠不可以不紀也且朱公之為人練達有為誠東南之賢守若公德化之成

蓋亦與有力焉他日清風高節豈不可與昔人一鶴自
隨者同其聲光於無窮哉公名忱字恂如朱公名勝字
仲高故併記之

退思堂記 陳孟浩

蘇州府治舊名平江在長洲縣之東北厥後徙於縣之
西南改平江仍以蘇州名即今治所是也自洪武初經
今七十餘年來守是郡者非一人考其勤民之政行事
之善惜乎欝湮而未有聞焉宣德五年秋聖天子命舉

在部賢臣為天下郡守禮部郎中況侯伯律其一也侯
以能聲薦拜蘇州太守奉璽書來牧於茲委以重寄蒞
政之始視官事如家事且急於修舉廢墜郡有泰伯伍
相城隍廟及陽山白龍祠内外館驛惠民藥局皆欹仄
敝漏侯見而太息曰事神治人我之責也亟擇善治事
者董工盡撤而新之俱不勞民力而成至於府堂蓮幕
吏舍弗具者悉令完舊益新又與僚佐謀於府治之後
構公廨一區以為退食之所意未敢擅作乃請于朝朝

許其請於是鳩材僝工經始于庚戌之秋迄工於是歲之冬深奧靚密窻戶疎達復自扁曰退思堂翰林侍書程南雲大書三字揭於兩楹之間其意以政有所未逮則退於此而致思也且屬予記之予告之曰心之官主乎思也思則智慧生而是非得失判然於胸中而無疑也故思之於人大矣哉凡天下之事未有不思而得者以周公之聖一有不得於心猶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衆人乎蘇爲郡領縣七當東南之都會地大物衆生

齒繁夥錢穀稅粮甲於他郡素號難治故為郡於蘇者
施政事於此不能熟思而審處則未有得其平者矣夫
欲平其政如之何而弗思此為政所以貴乎思也想侯
日退斯堂神氣清明坐而思之民情欲壽則思若何而
保其生民情欲富則思若何而厚其生獄訟之興獘若
蝨午則思何以決之租稅之重徵輸愆期則思何以集
之顛連無告者思有以恤之也賦役不平者思有以均
之也事有可否思與僚佐而協謀定論理有顛倒思從

公義而明辨是非其也廉介有守思舉其善而揚之於衆其也奸諛挾詐思聲其罪而懲之於衆孰為可用而思進之孰為可疑而思退之在己之有過則將速改其過折獄之不正則必審克其情動靜云為不離乎道舉措施設必協乎中事事於此退而思之審而施之庶幾政平訟理則鮮有過舉而無忝厥職矣嗟夫俟朝斯夕斯兢兢業業上竭忠於國以圖補報下施澤於民以盡撫安他日報政於朝書最上考託以大任鋪張鴻猷黼

瀫治化則光輝斯堂不其偉哉吾故不辭而特書之俾刻諸石俟後之來繼守於是者誦斯文為政皆以侯之心為心則斯堂之光豈有窮乎

昭賜樓記 劉昌

成化十年知蘇州府鄱陽邱侯以郡城之胥門故姑蘇臺蓋宋王㬇作而亭館之廢久矣乃移建姑蘇驛于其下以與遞運所並匪徒舉曠典復舊觀亦以光國容便給役也既又作樓四楹以登以翫而太湖之水由石塘

注運河踰城而西以達于驛以北出市䦨縈廻映射闌楯之間光景浮動城西諸山則如旗旄騎從前導後擁滃然而馳集其大者左曰穹窿右曰秦餘杭髙拱廝峙若張翼而進者而天平一峯號爲郡鎮端重如玉柱以屹然出乎羣山之中而樓適臨之其羣山之勝有曰靈巖五塢仰天秦臺皆如正人直士陪位而坐秩秩有序此天所賜以壯固乎吾蘇而蘇民若未知者樓居既成山若加培水若加濬若天墜地湧一日而有驛復雄麗

且遹遹運所國容光華百需悉具無向者離越留滯之擾此皆邱侯之賜也邱侯曰不然吾之成是役實惟洛陽畢公公以天子股肱之臣來撫來巡吳民怙嬉而吾志用成此畢公之賜也畢公曰不然朝廷安養斯民既百有二十餘年禮樂之教仁義之化已深入乎民心民供賦出力之餘益務於忠孝勤敏勤敏則不懈忠孝則易使民至於易使不懈而是役成此朝廷之賜也而朝廷諸節使之行過是驛者又言天子以四海九州之民

付守令茂圖治理而不自居其功今海內乂寧民不知
兵以樂乎畊蘇為東南大郡歲比有秋民得從邱侯復
曠古之典表一郡之望以助成國家萬世之業此又天
之賜也夫天之賜朝廷知之而民不知朝廷之賜大臣
與賢守令知之而民不知民之所知者曰惟邱侯之賜
則邱侯推厥所由可不思所以昭顯天與天子之賜之
深于無窮哉裒聚翕合於此而使民知之此樓之所以
作也請名曰昭賜樓而為之記邱侯名霽字時雍天順

庚辰進士以刑部主事擢今官博學善文而多佳政云

燕思堂記

楊循吉

國家立鈔關一在蘇滸墅歲以戶部主事一員司其入今天子龍飛之九年劉君堯章實至至則克殫厥心賢聲茂著商旅莫不願出於其途而賦亦倍登惟是公衙之宇不足無退食之室賓至茗於廳事弗便慨將畫之顧視厥後有廡相直惟闢右式宜則室其北墉其南垣其外中設揖讓之位而且以為息焉不費而亟成易規

而大備既成題曰燕思之堂於是延凉納温冬夏咸宜圖史在座花石盈庭客之登焉者莫不樂之他日以其意命予以記曰官政之修惟思乃克然非偃仰優柔之有地則思亦無寄焉自吾之來茲夙夜匪懈將惟勉其職是圖然而南檣北柁日勾校不暇雖欲覽古今以求通於務有弗能者故吾之為斯堂盖以思而不以豫也敢弗志乎且是逢居津要之會鉅公魁士由四方而來者無不得晉接是吾堂實有人焉彼皆天下之賢俊吾宜

思而與之齊庶其及也夫燕居燕也燕會亦燕也一名
二義而皆用吾心故謂之燕思也子其書之君名煥真
定藁城人癸丑進士蒞官公清尤洽文史達于治而厚
於德識者期以遠大其爲是堂廣己之道而遺後之益
抑非無謂以爲也遂謹受而記焉若其縣君所云皆具
書事貴核故不復列吾言云

移建姑蘇驛記 邱霽

姑蘇驛有二一在府治西一在盤門外丞一人總領之

郡當南北要衝授館致餼者無虛日而府西驛已久廢
盤門者存亦就敝矣且去府治遠禮賓往來上下告勞
予假守是邦之明年思移置之請于廵撫大臣曰可請
于廵按御史曰可遂度地胥門外遞運所之南負城面
河地頗陿弗稱乃植木水中為滉柱作石隄三面凡四
十六丈廣地得縱八丈衡如隄而殺丈十六建屋六十
楹皇華亭據其前後有重屋名昭賜之樓著所自也燕
休登覽盡得山川之勝所謂中吳之偉觀庶幾在是仍

撤舊材更新運所門與驛並費不出民皆自規措役凡十閱月而告成於乎禮賔賑館三代之政也晉惟崇館子產輿之陳無寄舍單子譏焉矧兹大邦烏可不備霽不敏承天子休命來綏兹土安敢妄自菲薄亦爲所得爲而已是役也其容已乎雖然成之亦不易也來者尚嗣葺焉

濟農倉記 王直

君子之爲政也既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利

使得其養於無窮葢仁之所施不可以有間也蘇州濟農倉所謂建長久之利而思養其民於無窮者也蘇之田賦視天下諸郡為最重而松江常州次焉然豈獨地之腴哉要皆以農力致之其賦既重而又困於有力之豪於是農始瘁矣葢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必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迫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葢鮮則又假貸以為生卒至於傾産業鬻男女由是往往棄耒耜為

游手末作田利減租賦虧矣宣德五年太守况侯始至
問民疾苦而深以為憂會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
撫至蘇州况侯白其事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廩無厚
儲志弗克就七年秋蘇及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
備適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及勸借儲備以待賑恤
乃與况侯及松江太守趙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協謀
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分貯於六縣名其倉
曰濟農倉盖曰農者天下之本是倉專為賑農設也明

年江南夏旱米價翔貴有詔令賑恤而蘇州飢民四十餘萬戸凡一百三十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贍田里多餒殍者周公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粮當輸者粮長里胥皆厚取於民而不即輸之官逋負者累歲公欲盡革其弊以惠民是年立法於水次置塲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塲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納減三之一而三府當運粮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為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公曰彼能於南京受

俸獨不可於此受乎若請於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耗費米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民無患矣衆皆難之而況侯以為善力賛其決請於朝從之而蘇州省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塲積貯之羸及前所儲凡六十九萬石有奇公曰是不獨濟農飢凡粮之遠運有所失及欠負者亦於此取借陪納秋成止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家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以

其事咨戶部具以聞上然其計於是下蘇州充廣六縣之倉以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帳籍司其出納每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斂則必於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定畫俾之遵守又令各倉皆置城隍神祠以儆其人之或怠惰而萌盜心者宣德九年江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皆大喜相率詣況侯請曰朝廷矜念我民輟左右大臣以撫我恩凡所以安養之術蓋用心至矣而又

得我公協比以成之往者歲豐民猶有窘於衣食廹於債
負不能保其妻子者今遇凶歉乃得安生業完骨肉此
天子之仁巡撫大臣之惠我公賛相之力也今濟農倉
誠善矣然巡撫大臣有時而還朝我公亦有時而去良
法美意懼其久而壞也則民何賴焉願刻石以示後人
俾善繼之永勿壞况侯然之屬前史官郡人張洪疏其
始末因醫學官盛文剛來北京以書請予記予觀成周
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社倉蓋本諸此我

太祖高皇帝嘗出楮幣屬天下耆老俾積穀以濟民亦成周聖人之意也歷歲浸久其弊滋甚至於無所質究有司亦不之問而豪右兼并之家蓋無處無之則天下之民受其弊也多矣豈獨蘇州哉今蘇人得吾周公以沈毅闓達之資推行天子恤民之仁況侯以闓敏勤慎佐之收其枉費以施實惠而民免於餧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君子因其舊而維持之使上之仁被於無窮而是邦永有賴焉則豈特其民之幸乃二君子之欲也故

為之記使刻寘六縣之倉以告來者若其為屋若干楹所儲米若干石典守者之名氏與其條約之詳則列之碑陰而諸縣皆載焉使互有考也獨崇明縣在海中未及建置遇歉歲則於長洲縣倉發米一萬石往賑焉其為惠亦遍矣周公名忱字恂如吉安吉水人況侯名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其歷官行事之善當別有紀載之者此不著

重建永豐倉記

陳鑑

永豐之為倉奠于閶闔門內所以待長洲吳吳江崑山常熟五縣歲入之賦而凡文武之士官于茲與夫介冑胥史之徒之在官者咸仰給焉倉址既隘浸弗能容屋久滋敝其何能待前郡守林侯一鶚嘗欲闢而新之遽以憲節涖江右乃止貳守王君仲顯盧君廷敬與二三寮友合辭請于上詔下巡撫劉都憲顯孜遂以委之今郡守邢侯克寬侯經營量度布位定方縣水置槷條列咸具舊有滸溪倉隘其坤維徙而稍西地形乃方於是

乎羣工子來五材就飭授之成算無愆指畫弗爲過侈
以傷難弗爲苟成以傷易樸素堅好實惟永圖倉之爲
屋凡十有一聯三峙其北聯爲間凡十有三峙東西者
其聯與間之數皆如北二峙其南其爲間則視北而羸
其二聯爲廒者三廒之爲屋或四或五不一其數聯又
別爲五小樓於屋極疏其檽以泄米之氣屋下地衡布
以巨杉而閣以甓乃藉以厚版以綳地之溼通爲屋以
間計者百四十有七以廒計者三十有三以千文字第

廒之名天尊而北中據以專其一一奇數也地卑而南分據以擅其兩兩偶數也天地定位於是自北而南復轉而北而東而西旣而復東仍轉而西至於陽字而極焉廒貯米以斛計者多或至萬五六千少亦不下萬二三千通可貯四十餘萬歲費若干斛其所積可至七八年雖有凶荒之歲民可無菜色也北之左隙高揭一樓以司更鼓而守者知警焉繚以周垣首以重門以司出入而主者得以防范焉中為砥道抵倉之半則有廳事

三楹司出納者得以蒞事焉此特取其少蔽風日故仍舊貫而已中門之外左為神祠以棲司倉之神右為寮屋以舍庚官之屬倉中之地空曠平衍可曬可晾可委可積收入之頃民尤便焉經始於天順甲申冬十有一月落成於成化丙戌春閏月工既訖功邢侯授簡俾紀其成嗚呼天下之事憚其難則慮事機之失忽其易則非經久之圖惟勿難其難則無棄事勿易其易則無苟成茲永豐之為役亦大矣大必難難斯憚矣憚則弗為

而止爾苟或易而忽焉忽則苟苟則易敝易敝則弗若弗為之愈也初邢侯之為是也忽懼歉歲人曰可以止矣侯曰吾豈無所用情於斯民者哉亦計之審矣先正范文正公救荒之策政欲使貧民仰給于公耳且今之為皆公帑之餘不敢傷民之財竭民之力以糜民之骨肉也彼無食之徒皆得餬口公家不至為溝中之瘠顧不可乎既而民不知勞公無所擾而事隠然以辦覆瓦甃甓堅緻完美不為苟作凡所宬貯無久儲速腐之患

而公私遠近罔不陰受其賜者矣論者於是始服其雅量之不可及也侯來吳二年小大之政罔弗咸宜乃今歲則大歉民心皇皇猶弗忍釋而他去者所賴以有恃怙也詢諸父老皆謂自我朝置守以來所未嘗有然即斯倉一事已足以例其餘況大者乎予故詳著于篇庶幾來者因此以識彼且時其修葺謹其出納相與保之以無墮其成亦可無媿乎侯之用心也若夫侯所過而入民之深者則有甘棠之思在予奚容喙侯名宥克寬

其字東廣之文昌仕族子予同榜進士爲明執法知台
州府轉吾蘇云

吳江縣重建濟農倉記　楊循吉

進士廣平郭侯以弘治八年奉命來宰吳江一政令之
建苟利於民必亟爲之盡其力於是興作煥列而濟農
倉之復厥功懋焉倉在邑城北隅宣廟時故巡撫工部
侍郎文襄周公所設以貯餘米而賑農者也其法稔則
積荒則散若古常平民用利賴而與水次諸倉遠隔三

里別而弗混所以分正羡示專獨而清出納先正爲人之意甚遠而不可忽也審矣先是景泰中民大飢乃始盡發所積哺民而荐荒相仍莫有以輸倉由是虛廢有司因撤而畦之倉之弗復葢四十年于茲矣侯至首閱廩庾考盈縮而豐年適登陳陳相襲所謂羡餘之粟或塞正廒而不得發乃稽文襄之制覽故倉之基慨然以爲天子仁聖惻憫黎元以屬之邑吏今倉名濟農而漫不加省將非職且俾儲無別而校無徙斯治粟之所以

敝也盍取而復之乎詢謀既同請諸執政並許得以經度支勸從事侯乃鳩材召工惟良若能而以屬吏沈經與義民之謹者龎鏞等司其市買而督工程焉凡為厫八十間計其所貯可容八萬而制作堅密匪直如大凡官程之苟簡者蓋一一皆侯心思目歷之所致也其經始在十一年春二月工已垂就而侯以守制去任先期具倉事支費聯為大牘移縣一毫絲皆明白有歸且督勵主者以速成為懴侯之律已嚴潔而公爾忘家如此

至是儒學教諭高君來屬予記昔文襄之爲是倉也盖徧於六縣而吏部尚書王公實記之予讀其文而知當時建立之不易以爲後世良法之茂以加也然昔之畦之者必曰一水次足矣奚濟農爲遂使君子澤人之道不旋踵而沮是豈知益國而惠下者哉今侯乃克重恤民隱舉墜典而復之可謂得爲政之大體矣其邑之人將洋洋而歌永永而思乎侯名郭字子蕃肥鄉人高君名志曲阜人用敢詳書以記于兹石

望湖閣記

浦應祥

弘治十一年冬聖天子授勅於工部郎中傅公潮總督江南諸水道自淮抵浙凡數十郡邑公受命惟謹星馳駰駛陸輿水楫遍觀博訪於水之為民利且患者殫心瘁力務濬導而隄防之皆經遠計三年來民忘旱潦之虞歲享豐穰之慶公之功偉矣而吾郡形勢考之圖志三江五湖之所浸滙地最卑下而賦稅之繁反甲天下郡往時一經雨潦七邑告災下困上憂遂致阽危此尤

公注意之深者今而祛災逆蠲害除祉費合郡民士感
公之功較之他郡奚翅倍蓰也公分曹隷郡第廳廡之
後地甚卑陋乃凌架一閣題曰望湖閭甞登覽焉而具
區陽城諸巨浸隐隐在望爰命予記于壁予辱公之知
愛頗久不敢以匪文辭惟古先哲一有所存省于衷則
盤盂几杖門榻坐臥之所悉有銘志所以示不忘也公
自臨蒞以來憂勤惕勵不鋭始而怠終致事舉而功就若
可少紓其懷矣兹高揭是扁朝夕斯顧公之心何心哉

誠安不忘危之盛心也挾此以往則他日之相天下推是心而有餘矣公之兄大宗伯先生德望為天下先拜相揩日而公才美昔嘗在内翰兹以芳績重譽進擢復居詞禁則弟草兄制俾韓持國故事不得專美於前此又當代昆季莫伍之榮盛也敢於繆説之殿併記之以驗祝望之私云

治水分司題名記　張習

天之生人藉水土而水過多則為患神禹氏治之功與

天地準代之職水者雖小大不侔其得一日而廢耶故
周有匠人稻人漢有水衡水司空宋有都水監元有都
水使司莫非爲是設也我朝初不置專官然於三吳之
水則惓惓焉纔遇澇溢必遣廷臣出治待其平而後已
洪武永樂間皆然自宣德來始用廵撫大臣兼之郡邑
各添治水貳倅丞簿猶莫能統於一成化初復設憲臣提
督其官條浙臬去吳頗遠未便弘治辛亥三吳水至壬
子爲甚甲寅尤甚近臣奏命工部亞卿徐公涖吳首決

吳江之塍田次濬常熟之淤港而水漸踈息事竣還朝以謂平治水土我部司職也烏可簡忽以貽宵旰之憂乃奏革憲臣而輪選本部屬之賢者一員專治焉初得主事貴溪姚君文灝不久以病免廷臣會議須老成練達如都水副郎新喻傅公為稱遂陞陞正郎領璽書而來公身任其事徧歷所轄相地宜究源委即分司之在蘇者處之其松常嘉湖等六郡則以時廵之於焉開陂塘浚浦港鑿溝澮築隄防以至輿梁之脩運河之通凡

有益於官民者慮之無不周而行之無不敏㓊𤰈宇之
廣往返動數百十里其爲工𢈪可以尋丈計時日論也
如是勤渠三年而治功告成雖遇水溢𪽻爲患歲屢登
而民咸悅舉祝頌公公以分司之名實本部司分設而
得其政不敢不勉不可不爲後政鑑也用題名之石授
習記之習耄何言哉竊觀天下之水皆流動不息惟三
吳在東南最卑下書所謂土惟塗泥田惟下下故水
常若滙而不流雖流亦不甚湍急所以沮洳而宜稼

惟其宜稼故生齒爲甚繁而貢賦爲甚重夫三吳爲天下生齒之繁貢賦之重而吾蘇尤爲六郡之甚繁而甚重者故三吳之水所當治而吾蘇尤所當先也且蘇之境切臨太湖湖受寧國等八郡之水積霖汎濫蘇必先當之苟欲疏洩亦不過即是境以導瀹俾注之海而後可殺夫滔天之勢故蘇之水治則三吳之水無不治矣分司之設於蘇已挈其綱領而致治功之亟成宜哉嗟夫水得其治然後田有秋田有秋然後民生遂而貢賦

充貢賦充則國用無不足國家視吾猶倉庾也帑藏也
兹治既成豈惟足國之用而已上有以副聖天子委任
賢臣之盛心下有以安列郡億兆之民生忠愛並施而
不相悖哉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
無事順理也治水之職本諸順天之理未有順於理而
利有不興害有不除者由是而知三吳之民自今以往
莫有昏墊而無訴者矣然則題名之舉詎徒表章一時
治功為觀美百世之下於我朝設司任賢恩患預防之

意無非益乎民為有所考焉爾

吳中金石新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三　　明　陳暐　編

水利

沙湖隄記　吳寬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内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内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蹟然水所瀦輙數千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邪或曰太湖中分為

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
並湖者既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輙崩則有浸
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波猝興
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
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
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
絕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為患者尤甚不
獨此爾旁有盜藪以行劫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於

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
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
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勅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
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
宜用卷埽法盖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
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濬常熟江口獲
葦利之占於民者以為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
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

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廵撫為左副都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為丈三長為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為功違之則難然又有難易焉者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於壞而已今夫

沙湖為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湍悍特殺而抑
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滞此其所以竟成也彼梁作淮
堰成而即壊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
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
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
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
役也前守為史侯簡今為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
判陳暐知縣劉珂鄘璠縣丞陳譙實脊主簿喻秉則勞

績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傅君使來請文刻石予郡人也
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才操與姚君之美無忝於上命
也遂為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　倪岳

四明楊君子器以成化丁未進士來知常熟縣事孽孽
治理事有病民者次第罷去惟是縣治濱海其東北有
許浦塘上接梅李塘會昆承諸湖水以達于海在宋元
時嘗立水軍寨建為鉅鎮我朝更置巡檢司以事防守

歷歲滋久海水衝坍至今浦口已三十六里巡司亦三易其地浦為潮沙所壅堙塞亦久旱則潮汐弗通潦則沮洳弗泄民兩病之君軫于中思力濬治以工鉅費穰未易事事適水部郎中新喻傅君曰會奉命來司水政首具始末以請謀之而協遂命治農丞趙祥者董其役民用胥勸役者子來於是濬許浦之壅者濶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有奇分占工作稍食稱事為力易者人三尺為力難者人一尺有奇工畢即釋不計

旱暮不踰月告成凡役二萬二千人有竒鑿地之紓者十有二所除兩崖積土以為坦道植柳于兩崖之上俾土不善崩以蔭行者得舊石閘於雙墩移置海口俾啓閉以時蓄泄有節旱澇無虞易置廵司于閘上用便廵邏復謂梅李實居上流水比不通舟行阻仍以萬二千餘人濬之長六千一百三十丈有竒深濶減許浦十之二始濬許浦繼濬梅李蓋自城東門抵海口七十里有竒凡為工三萬三千有竒木石工食之費僅二千緡

有奇始工於弘治已未十一月壬申訖工於庚申正月癸未為費省而成功速有如此哉邑人咸謂是浦之為民病者幾五十年矣一旦賴賢令尹之力民享其利者將無窮焉苟非紀載其成著斯績於弗泯抑何以昭示于後紹斯績於弗替也耶乃相率建亭鑿石置諸閘上介邑庠生朱紳來請予言以記予惟朝廷張官置吏惟以為民故閭閻之下呻吟疾苦率於親民者是賴也而世之銳者樂於速化既無意於為民鈍者安於無為又

無力於為民是以民病日深莫可告語徒為竊嘆而已若今許浦之役其事可謂重大其費可謂浩穰而其為民病亦可謂久且深矣先之為政於斯者亦嘗有慨然一加之意者否乎使非楊君之篤於為民傅君之樂於從善欲求是浦之底績亦難矣於是而知天下之民病亦豈易於瘳乎雖然孔子之論從政嘗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觀之斯役尤可信也是亦惟在於為政者何如耳然則楊

君其無忝聖人之徒歟是用具書以告來者

三吳治水頌 楊循吉

大明啓運光造區夏列聖相承莫不則效古王崇重稼穡之事是致黎民勤耕咸飽以嬉亦以臣工猗相之有其人故水土用乂而歲功成焉蓋我國家兼包四海邁唐虞以為域厥令江南數郡雖藐列板圖而高皇帝定鼎金陵實用以為三輔則知當時溝洫之法亦詳也已逮至太宗皇帝而經畫益周時則有夏周二公繼理茲

土克用浚防以增太平之業非無所由然也皇上統御
元元隆繼述之道仁孝恭儉思念農作東南之在聖衷
蓋自籍田以來朝夕罔懈粵弘治紀元之七年給事中
葉君具列水利以聞即用其議申命工部侍郎今尚書
徐公兼都察院副都御史來視修治之役則又詔今刑
部侍郎前巡撫何公同其事而員外郎祝君亦以屬從
任至重也蓋昔神禹治水揚州以震澤為大今三江雖
具輸瀉無所則嚙田漫禾民滋病焉公用是以德意諭

郡縣發跡鑿之士十二萬人俾行即工則判澤支爲三道而以常導北流蘇導中流松導南流授界分程顯示所宜環千有餘里扶畚揮鍤一日並作爬搔不通號令風行而所謂白茅塘者爲功尤力大槩取推蕩令滔滔而已越明年二月功成公有粒食生民之勞釐御大衆之畧動而不譁旣成弗怨政寬而有制績速而能堅肅亮惠和彰乎遠邇皇上嘉褒入朝拜工部尚書又奏以分司專治水事而薦前主事姚君領其職後三年新喻

傳君以郎中至祇承惟謹益取遺規而廣之於是茂績有加而田間父老始相與詣君具言昔之紀載簡畧與興作弗稱願重刻石播盛美乃述斯頌達羣情而使著焉其詞曰若稽古初耒耜未興人攫鳥獸以食居罔攸寧延及陶唐洪水湯湯以勤夏王手足胼胝厥害既攘稷乃播百穀民用阜康然則天立民命莫大於農水土弗率亦罔有成功考本究始耕鎛在後疏鑿在先明明無逸實著于篇故以天子居九重克念田野俾作于東茲

惟艱哉惟我皇上龍飛御宇建元戊申瑞協太祖四海一心同奉真主天縱元聖威德具溥兆庶樂戴懽忻鼓舞惟帝心乾乾圖茲萬邦爰憫於南之水式思導江誕發大命冊用司空夫明后在上則下多股肱而世將建乎非常之事必有賢臣翼其成是以我公肅奉明詔來南經營駟牡是秉揚揚旆旌巡彼阡陌周覽川澤孰源孰流若通若塞乃起徒衆大致乎厥役衆來不已公曰宜止三月為期毋或病爾爾田爾利聖皇載于懷庶民聞公

勸相盈涯積土為山拔濤如雷瀰瀰洋洋脉理無乖皇有明德惟公布之大功亟就聲色不施昔民若耕之匪易戚於漂流今者來歸莫匪良疇一畝三石惟水去有溝禾斯有秋衎衎婦子不復聚憂架廬築垣亦買其牛笑語欣欣達於四周擁車引襜觀公出游懿我徐公胡德之優匪夏伊周穰穰甫田犬不夜嘷嗚呼休哉蓋勞罔不逸而勩罔不報公進六卿寵光有耀明良逢兮世雍熈江南稔兮歲無災聖躬兮萬壽黎民兮不饑統八

埏兮咸樂奚可美兮惟茲顧一代之偉績亦巍乎卓矣是故敢陳於頌詩

重浚七鴉浦記 姚文灝

東吳洩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滙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於東南而東江以塞松江以微水乃北折併於婁江而溢於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日大司空徐公受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茆海口漲沙

為梗以非人力之可為變而通之宜別有其道惟是七
鴉獨無他妨且當楊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
為利也但其間亦頗為村市居民所扼塞水性未遂余
之有意於是也亦久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
以就役弘治九年乃請於上設導河夫於沿江既又議
收其直隨時募工十年冬始以斯役詢於通判陳暐常
熟知縣楊子器崑山知縣張鼒遂籍二縣近浦之戶得
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㮰灣凡五千五百

九十丈可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濶如舊而深倍之下闊直塘兩崖市肆所侵其闊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益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余之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盖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譴怒不為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於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成之日陳以紀述為言余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書其槩如此

云

重濬湖川塘記 祝允明

水生於天行乎地而假人以治治無所用於私私則鑿物失其理而亂吾更以亂加之是益其亂也惟知及之而以仁守之勇成之則雖不必創作其績有以相時聖后而配古聖臣以康黎民何也得其理故也孔子稱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而無為觀舜命禹禹盡溝洫力至胼胝八年若是謂無為不與者邪為不為咸以理理為

而爲雖甚勞煩焉猶無爲也天下之水十五在江南去
禹踰三千年而三江失入震澤不定昔之議治者紛若
聚訟鯀范文正蘇文忠迨二郟單任等言人人殊至就
其理而理之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通之不能異也
則今日循故理成新功不以鉅微古今而間然爲之者
其舜禹事歟太倉州北數十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
七千一百尺西分源於太湖歷婁江而下入巴城湖新
塘以來滙東連小塘子中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

西突巳城東注清濁交嚙又劉家潮之緯州而西出者由鹽鐵塘及湖川而定東北由七丫港而花浦而楊林塘潮之來亦及湖川而尼當地與時之會渾沙迎合淀壅澱洿可立而待傍田藉沃泄者頻病之天順間民沈定奏可下郡縣濬治時治塘面廣二百四十尺底半之隄深十有二尺輔隄之廣殺二尺潮歸支川傍田以利迨今久且復淤東至堤身十里餘塘成夷壤草茭紇盤小汛絕滴西至金鷄河口亦僅沮洳民吳紀復奏可下

郡縣濬治郡縣以役寡工薄稍疏陻中繞如溝無幾輒已漲平佃涉蕪病歲庚申民吳賢等乃牒陳於今巡撫南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傅公潮乞裁治活赤民二公曰俞屬之治農官蘇州府通判陳君暐率太倉州判官黃君譜往相度得其理乃鳩州萬有五千夫崑山千二百夫挑抉塗泥導誘線路畚鍤任輦雲聚蟻運二公躬往視之初塘身既闢而兩岸相去直與下等彭公曰是不然岸潰且復合塘

之塞耳乃命削其廉隅俾夷而固啓役於冬十二月上旬訖事於明年春三月十三日凡濬自徐昌橋至於金雞之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陻又六千尺面廣一百尺底四十四尺深九尺尤以民造新州積勞日給導河夫官銀縻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於是水道流利而田野辟舟檝便租賦復上下賴之彭公命允明記其事允明民於郡郡大利病固無越水事竊嘗研究今昔諸賢緒論愧愚暗無獲然妄謂理之一言貫萬有亘宇

宙弗可易者有物於此失其理而亂無必更張復之而
還治茲塘是也假令舜禹復起其於是能舍濬瀹而他
爲乎大哉二公知及仁守而勇成之五行既陳六府惟
修有以相后皇補天地盖其根柢所在獨持一理以宰
割百度故不以鉅微循而不鑿有爲而若無爲若禹之
於虞也奚其異於乎勸令規來永古作者之澤以信吾
民之刓鏤固小子幸願且承命也不敢辭謹用鋪勒昭
烈俾職於後者時消息以斯理將萬世是賴是役也承

引而提挈者知府曹公鳳知太倉州李侯董蒞於成者陳君專職之力及黃君也其他參事於是者後系聯以書

重濬至和塘記 吳瑞

昆之至和塘肇自宋至和年間郡守呂公為之在當時有五利之說歷年彌久而利物之功益倍近歲潮汐壅淤輕舟輙膠邑城東西數十里為尤甚嘗考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江故跡大非昔比不藉故川舊

瀆分殺其勢則震澤東傾瀆決四出吳民受患烏有已
時況其道由郡城南下折入東北東北故瀆惟白茅七
浦與茲至和分為三支名入海要道白茅往歲不通朝
廷嘗遣大臣為疏濬之說者謂其功用與三江等而至
和淺涸如故江右姚公秀夫以工部主事奉勅治水吳
中顧茲當濬遂命蘇州府通判陳侯暐崑山縣知縣張
侯鼒即日召工計度東堰新洋江口西至九里橋為丈
凡若干為工凡若干深一丈闊比於深十倍中作水線

制其高卑工則計日受直費錢凡若干悉出公奏請民
徭餘儲自弘治十年十二月三日興役至廿又六日而
畢先是陰雨彌月衆以凍沍為憂及即事晴暖倍常風
雪不作畚鍤克施羣情勸洽張侯以公成績徵予記示
久遠昔眉山蘇氏論吳中水患不咎諸天而惟咎人事
之不修蓋天時之變雖若有數賴人謀而勝之十常七
八彼有不參以人一惟委之於天是不究本之論也古
之聖人贊化育參天地未有不本於人事者若唐虞置

虞官益掌山澤周禮以中士為川師我國家川澤之任則領於冬官大司空今聖天子尤拳拳東南水利廼者從臣下之請特遣郎官往治其任公由慎選而來至則延訪鴻碩講求源委荒陬僻藪躬自涉歷未嘗以耳目寄人謹其封防俾不得以妨農稼決其壅蔽而不逆其所取由是迂談鑿論舉不足以奪其所見之真矣茲於至和一支闕係重大雖勞衆費財有所不計其知要哉而陳張二侯復能一心同德竭力從事鳩工散財杜絕

侵蠹實惠及民民忘其勞故能化梗為通去害為利不出旬月而事功成集皆可書也後之繼公者當時加濬治紹公休蹟豈惟茲水永永有賴因亦得以仰窺皇上參贊之化益宏遠而無窮焉公又近治七浦功亦就緒以其事聯三支併書之公名文灝字秀夫江右人由甲科進士陳侯名暐字耀卿河南人由鄉進士張侯名鷫字宗獻其地同於陳侯而甲科則與公同也

長洲義官疏渠題名記　楊循吉

具區之水東北折而入海則必宿於長洲而後得達故是邑大抵皆水也夫水受焉而有歸乃不為災是以當治最急然由是抵海越隣尚百里不流不導無所於壑則不獨治以自利亦明矣弘治之二年天子以進士邢侯來撫茲人先是三吳水歷治且八十載防壞渠塞荒以歲繼侯汲汲輸賑補救振百廢民幸免於轉徙而終以為非遠圖每欲大決一邑之水而東之顧境有畫焉不可也七年侍郎徐公以上命至大發列郡之士盡去

水害而以白茅塘為之首塘在常熟受長洲諸湖而達
於海茲所謂下流之當治者也治則均利而遍其上者
尤甚於是邢侯任其事加力妙選義官之有材諝者得
缺
等三十七人畀之人二萬使分作焉明年二月工
成自芝塘至於廟灣積沙盡決迅流飛疾由藪者觀之
則役不在境若驅民以他救而不知白茅通而長洲先
被其利固侯素議然也凡侯於是役慨焉為諸邑先竟
能假鄰以自濟因衆而有功然則其於理水與人咸哲

而善其道者歟及其成也則又曰吾無勲諸人焉爾苟不以一名永其傳則櫛風沐雨之勞旋踵不聞後不可使也於是以具石請噫是眞循良古意不可辭乃文其畧而人人列焉

治水義官題名記　楊循吉

江之南比歲大水稼用弗登民饑穀翔公私告竭有獻謀於朝者曰三吳之饒其惟外府而以鉅海為壑水不克下乃災於農請決之便語聞皇帝以為然於是以工

部侍郎徐公薫都御史來治其事既至籍丁壯十二萬人將盡導具區之流注諸東具糧授界經始有期圖用古役法以伍什百千長其人顧吏少不足以署無所屬僉曰民有以義顯而仕服者亦吏也凡其人多故家子有恒心用之庶其濟乎從之郡以下邑徵用厥良惟時吾吳實將發萬五千人以往長之者當用二十八人縣大夫鄘侯乃汰衰升壯斥愚進敏簡拔登數俾行視役分地得常熟之芝塘用能協力諧志無懈晨夕督促提

調咸中程度以弘治八年二月功成侯乃建綵斾列金
鼓躬迓於郭外宴饗有序百辟咸釋初役之興憚往者
衆既而多以疾祈中輟侯一折以大誼不聽且約列名
於石以為旌至是惟言之圖踐請於都臺許焉而余受
命當書夫是役也除沴召豐光復禹跡功利博大實聖
朝之盛事天下莫不手額為生人慶顧得預力其間而
獨非榮歟雖然匪載則後罔聞是猶無遺也而侯於此
乃能敦信崇讓以彰下之勞遂使一時駿奔之士得以

垂聲邑中永永無極葢一舉而三美咸具其樹立宏遠
抑可因是而知其大畧焉侯癸丑進士任邱人至之半
載威惠大行誠賢牧也

重濬湖川塘題名記　桑悅

湖川塘横亘於州其尾少接崑山縣漉潤數十里歲久
滯壅窒者沮洳萃沙平原有司被旨欲濬因循功鉅弗
果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傅公按視之召所屬諭之
曰水利民之命脉昔西門豹為鄴令鑿十二陂以利民

時稱賢大夫司馬遷紀之以傳不朽全州之力津以大
邑顧歙鄞邪棘鑿允宜令下荷鍤如雲庶民子來工興
之中巡撫南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公親履眺相示
以勸懲工訖已命鄉進士祝君允明記其顛末矣公軫
成功孔艱書告予曰禮云后稷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
之力哉塘瀆功何所歸凡百執事効勞已久先生當為
之暴白以勸來者予聞老子云數其車無全車以車分
數之曰輻曰輪曰軫曰蓋之屬不可枚舉合而言之曰

車而已總名彰則諸名隱理之必然者也今公總名已獲乃不自居而欲分數輻等其德之厚為何如耶是役之興知府曹公綱維有度翼以竟事治農通判陳侯暐身致於河疲病忘息櫛沐風雨膚功告成州判黃君譜崑山縣丞楊君孟奇分董工役勤勩惟均知州李侯端曁崑山知縣徐君聰繫念籌畫筭金廩夫州判龔君詔吏目施泰給散以公巡檢孫雄奔走阡陌弗懈皆可數之以詔無極其參事義官粮塘耆老不能悉數宜拔其

尤者書其名姓於碑陰衆議河所由濬公實不得辭其總名

滸墅永通渠記

陳琦

吳郡去城西北一舍許有名鎮曰滸墅濱臨漕河舟航所聚商賈所通驛使交馳紛紜填溢殆無虛時自永樂間通漕以來朝廷設關津以征商稅每歲必簡命地官之廉勤幹濟者涖焉涖於是操拘縱之柄而時其啓閉遇夜則鑰之以防私度其法舟之廣狹徵賦之多寡按

季而輸之民部其資國用也廣矣然皆視公署猶傳舍
以積斂為功績事裁損於利者咸莫之為弘治十二年
巳未今地官員外郎賴公奉命以來凡百究心一以寬
仁為本如商之竹木過此者則曰此工曹巳税矣不可
為之重征也聽其徑行仍謂往來小航容無斗斛例不
納税者且與商舟鱗次放行其間豈無婚葬延醫診援
危疾而時刻不可逾者能不若於稽滯乎爰諆爰度乃
即關轄之旁命工鑿小渠以石固壘其修若干丈廣六

尺餘僅容刀舟之度一時之農工漁樵婚喪之人行旅裹粮之輩晨夕往來無復艱阻於是人心欣躍感戴公德之至闔之父老相率踵予告曰賴公建此萬世永利良恐歲久繕治不繼日就湮汨則為民病猶前日願得一言以紀諸石庶使後之繼至者有所考見以相承於勿替乎予謂世有古今而人心無古今賴公忠以奉國仁以惠民秉彝之理人心所同後之君子同寅協恭贊相輔翼增所未備也必矣又奚為慮哉且公之偉績誠

不止此觀其堂廡惟新窻戶疏達外建屏墻增補石岸財出於官民不知費蓋公廉以濟敏公以施仁故商不濫征而課額自足津無苛留而渡有捷徑夤緣射利者無所投其隙倚法為奸者無所施其計嗚呼是可以觀政矣異時秉國之鈞均國之惠即此心之充拓耳又奚庸言因記其渠也而牽聯書之公名先字缺 閩之汀州人由缺 進士任今官云

西華石塘記 王僎

具區之水浸五湖際四郡夫自禹功底定而歷代因之
以為利川分派别潴滀溉灌為郡邑者茍知導民使服
田力穡則決渠為雨荷鍤成雲長我禾黍以衣食茲土
者常源源而不竭矣抑或眛焉濬之無其方防之失其
備則亢或致焦窘庳或成汙澤向所謂利乃反為害此
西華石塘之所為作也西華在吳邑西南兩舍許其地
瀕湖環五千畝皆沃壤獨以無防止水驚風駭浪日三
面至潄胦成瘠民罔攸濟則相率以告於邑時京兆雍

君為令特軫念焉重以成化壬辰之秋霪雨彌旬吳越諸州多被菑而所謂西華者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地審視洛度揆日庀徒役工於水利所及之民採石於湖中旁近之山他凡廩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而毫末不以事規求以癸巳二月肇工盖閱月而成凡為塘三千一百丈有奇博其址廣十尺而殺其上得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東褚山望之園環綿亘以屬於其西淋峯之麓所謂五千畝者皆在所畢護以保其故壤尤

加闢湖壖之地得二百畝以斥為新畬塘成而是夏復滂而西華之民芟耨自如雨蓑風笠歌呼隴畝間以為吾農之所以得遂西成之望者皆君之惠也盡紀之邑校生吳鳴翰氏遂疏其事來請記予聞之善為政者惟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蓋水土本天地自然之利以養人者也然常待人而其利始博不然則求利未得而害已為民病矣此白渠之興利偃虹堤之捍患之所以有聞於後世也然此猶二事也君一舉而兼得之不惟

無患而且獲利不惟為備於一時而且秉惠於悠久使此石不泐則魏史起所謂仁智之可法者豈獨河内之民之有賴哉君名泰字世隆其治邑多著勞績如鑿穹窿山渠以溉上田置三牐以瀹洩水皆利民事也宜羣黎得書故為之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三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